

特56

151

音註 龍頭

# 孟子

後藤點

一一

館書圖京東

一	五		經	漢
〇	九	七	厝	書
冊	號	架	函	門
			類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

復許乎

公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在要地也管仲齊大天名東五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且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

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

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長也曰然則吾子與

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

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

復扶又

蹵子六

反蹵音

拂又音

勃曾並

音增



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于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

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木安貌先子曾子也絕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

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曰孟子言之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

不足為與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及手也

及手言易也

曰若

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

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

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

子為之

與平聲

王去聲

田猶通

易去聲

下同與

平聲

朝音潮

又音歷

輔相之

相去聲

猶與由

通

鐵音茲

分天下才有其一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

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

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

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

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

里起是以難也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

之家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鐵

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鐵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



同 辟與闢

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

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聖賢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

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

乘去聲

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

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

相去聲

然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公孫丑問曰夫子

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

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

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怪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責遠矣曰是不難

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責勇士告子名不言孟責血氣之勇刃蓋值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

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自逃思以一毫挫

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

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

黜伊糾

反撓奴

效及朝

音潮

乘去聲



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姓。黜名。膚擗。肘膚被刺而撓屈也。目眇。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

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膚勝

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

懼而已矣

孟。姓。施。殺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

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黜。務。

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及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

不怵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也。

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怵。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守。尤得其要也。曾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

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

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

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曾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全置其言。而不必及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

去聲

下同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

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

動志也今天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

且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惡平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

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

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斂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未理之自然餒助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下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義龍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

餒奴罪

口箝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

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

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

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

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

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更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

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生於

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

必從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

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未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

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

必從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

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

必從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



行去聲

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難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

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

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

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

惡平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天子聖

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

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

夫音扶

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敬數辭也昔者

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亞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音

舍上聲

者編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

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

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

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遠

則遠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及所

願則學孔子也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

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

治去聲



與平聲

朝音潮

孔子。若實是班乎。自魯自齊。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

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

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

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

之可。信也。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

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

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自

汙音蛙  
好去聲

大結  
反音音  
老

世之後等。自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

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道其情者。

而見其皆皆草莽。夫子之盛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

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

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

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心有大國。以德行

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士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



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

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瞻足也。詩大雅文

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

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矣。○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

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

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

必畏之矣。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

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自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道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

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

敢侮之。詩幽風鳴鴉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苴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

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今國

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

足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可活。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

生也。書作追。追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市

惡去聲 下同 聞音閑

徹直列 反王音

杜繆音 稠繆武 虐反

鰓音盤 樂音洛 叔音傲

重魚列 反

朝音潮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

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

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

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

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

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丁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未里之布非先王之

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

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

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

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讐○孟子曰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入之心也先王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

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

忍入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入之政也所以謂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

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

而然也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入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

惻音黠內讀為納要下聲下同



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作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塞。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惡去聲**  
下同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

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惻隱之心仁之言入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

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

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

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凡有

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擴音郭**

四端於我者。知此身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

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

以事父母。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

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及求

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

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

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

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

時。則寄主焉。其理亦猶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

**函音含**

術不可不慎也。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

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

**焉於虔**  
及天音



扶

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

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

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未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

而恥為矢也。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為仁。亦

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

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

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

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令人有過。不喜。人規加諱疾而已。豈益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

(舍)上聲  
(樂)音洛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

為善。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求善則無所徠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

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

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

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

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

(惡)上  
去聲下

朝音朝



如字洗  
莫罪及

佚音逸  
祖音但  
楊音錫  
禰音果  
及程音  
程焉能  
之焉於  
慶友

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  
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  
者是亦不屑就已

就言不以就人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巳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懼故

曰爾為爾我為我雖祖禰禴禴於我側爾焉能

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

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柳下惠魯大夫

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狂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懼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祖禰禴禴也裸袒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

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

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卷之三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

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

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二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必有值天時之善者。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

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而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

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

王使人問疾。醫藥。孟仲子對曰。昔者而歌同意。

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藥。孟仲子對曰。昔者

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藥。孟仲子對曰。昔者

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藥。孟仲子對曰。昔者

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藥。孟仲子對曰。昔者

晉內朝 並音潮 唯朝將 之朝如 字造七 到及下 同

天音扶



要平聲

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少愈趨造於朝我不誠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

入要平聲冬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不得已而之景公宿焉景子曰

惡平聲下同

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見王之敬子也采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公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公也惡數辭也景公所言敬之小

夫音扶下同與平聲

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者不相似然

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言孟

慊口聲反

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

長上聲

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慊恨也少也或作謙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

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不



樂音洛

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故將大有為之君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

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入君致敬

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

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

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類醜

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

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

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子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

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陳臻問曰前日於

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

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未子

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字季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有鎰也孟子曰皆是

也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

曰餽贖予何為不受贖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子有戒

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時人有欲害子孟子者子孟子

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子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

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贖徐又

為去聲

焉於虔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

因上聲

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

之否乎。曰。不待三。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

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

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

距心之所得為也。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

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

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

為去聲

幾上聲

死與之與平聲見音現

為去聲

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

曰。此則寡人之罪也。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

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孟子謂蚘

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蚘。齊大夫也。靈止。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

也。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蚘。請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也。齊人曰。所以為蚘。請則善矣。所以自為則

吾不知也。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曰。吾

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

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

得其所也。

為去聲

蚘音遲 龜鳥花 反為去 聲與平 聲



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其以官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

尹氏曰。進退不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吊

蓋古蓋反見音現

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及

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辟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

路不為近矣及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

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

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

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夫音扶浴如字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

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

後盡於人心

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

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

忤乎

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

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

稱去聲

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也。以已通以美。大美也。

度厚薄。不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

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忤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



天音伏

悦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沉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喻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

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

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

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

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

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前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揚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

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於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

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

惡監皆平聲

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

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

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

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

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

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

與平聲



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

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

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

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

而為之辭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解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實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

遂非又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一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一篇十章十一章置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又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朝音潮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

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

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

我欲中國而後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

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

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於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

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

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

萬是為欲富乎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

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

夫音扶 惡平聲

為去聲



龍音壘

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此孟

子引李孫之語也。李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李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因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

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亦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孫武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

齊宿於晝。有欲為王雷行者坐而言不

晝齊西南近邑也

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

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

能安。子思泄柳申詳與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

安其身。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

二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

繆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齊士

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于里而見王宋

獲去聲下同

長上聲

謂去聲



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其是何濶濶也士則茲不

悅尹士齊人也于求也濶恩澤也濶濶遲留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尹士

惡知乎哉十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

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子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子

三宿而出書於子心猶以為遠王庶幾改之王

如改請則必及子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書而王不予

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子雖然豈會王哉王

由是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

民舉安至庶幾改之子且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

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道生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人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夫音扶 下同 惡 平聲

團形頂 反見音 現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

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縮目之力而後宿哉悻悻 悻悻

怒意也 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

澤民倦倦之餘意孟子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寶者所以為果也○孟子去齊充虞路

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請於子曰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里必有王者興

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以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皇陶搜類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



夫音扶  
合上聲

以有為之曰於是而不得一有所  
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會我其誰也吾何為

不豫哉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亦可  
知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

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纏夫  
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

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曰非也於

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亦崇

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  
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

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  
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

丑欲以下端裁  
之不亦誤乎

### 孟子卷之四

###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子也孟

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  
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

異在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善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  
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行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

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  
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

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  
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  
復來求見蓋其心別有卑近身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

愚本同于性前言已  
盡無復有他說

成謂謂齊景公曰彼丈夫夫也我

反 嗣古竟

扶 反 天音



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

豈欺我哉成颺人姓名被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賢賢人也又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一一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

曰若樂不暇眩厥疾不瘳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眩眩潰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

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生身下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

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

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

莫何友孩音縣

齊音資疏所居及飭諸延友

然友世子之傳也木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曰不

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

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

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當時諸侯莫能

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

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生樹木達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二年之喪者子生二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

衰緝之曰齊衰疏麻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二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十有九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及命定為

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

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友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勝與曾俱文王之後。而曾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勝謂曾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

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其著也。

謂然友曰吾見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

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

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

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

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良先

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

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

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良先

我不我

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見之於已冢宰亦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及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

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關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側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

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及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

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

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  
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  
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事宵爾索綯亟其

絢音陶 亟紀力



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紵也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民之為道也有恆產

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肆邪

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

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

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

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以此

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

者徹也助者藉也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人以為貢商

徹救列  
反藉子  
夜反

樂音洛

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

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

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財財然

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

使老嫗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

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握幼子也夫世祿

盼五禮  
反從目

從令或  
音音覓

反者非  
音音覓

惡音聲  
夫音扶



兩于付反

滕固行之矣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

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

我公由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藉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

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

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

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

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

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

師也

滕國福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王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

以新子之國

詩木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

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

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

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

言而使畢戰王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始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

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

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

夫音扶

天音扶  
養去聲



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  
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

什一使自贖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

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贖其二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

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

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

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義去聲 別彼列反

天音扶

之則在君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藉此特其大畧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

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既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祭然備具與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豈曰行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下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欵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血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

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有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



衣去聲  
捆音聞

氓丈人與之處其徒數千人皆衣褐捆屨織席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耨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行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

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搯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

猶陰陽醫方稱

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耨

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

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耕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

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

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

耕而食糞發而治今之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

民而以自養也豈得賢

糞發孰食也朝曰糞夕曰發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

獲音雍  
益音孫  
憲平聲

衣去聲

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

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

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

子以金甌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

金所以煮甌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友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

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

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國中

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

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金甌之

金去聲

與平聲



與平聲

屬也陶為甌者治為釜鐵者釜止也或讀屬上句合謂作陶治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

食音嗣

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入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

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

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

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之通義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

於天下艸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

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息之舉舜而

論音樂  
濟子禮  
及澤佗  
合友

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

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

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

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忘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

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非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自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語

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事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

契音薛



別彼列  
反長上  
聲放上  
同勞去  
聲來上  
同

夫音扶  
易去聲

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放勳自勞之來之區之直之輔  
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  
如此而暇耕乎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  
右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

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彜之性也然無教  
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  
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  
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  
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堯以不得舜為

已寡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寡夫以百畝之不  
易為已寡者農夫也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  
先務而已所以為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  
不暇耕而亦  
不必耕矣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德

為去聲  
易上同

與去聲

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  
天下得人難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  
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  
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  
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

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  
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  
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  
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  
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  
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

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尤學於中  
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  
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以此



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蠻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夷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禮義。陳相變於夷也。

任平聲

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鄉。而

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及築室於場。獨居三年。

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

獨上聲

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

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暴蒲木反。皜音

無服也。往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尤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鵽亦作鵽古役

今也。南蠻鵽古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

反

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

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

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

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

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

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直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

夫音扶

賈音價下同



又音師  
又山綺  
又此必  
二反惡  
平聲

又音關  
又音壁

不見之  
見音現

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  
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  
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佰

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木小也。若木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  
見夷子不來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他日又

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  
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

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  
也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

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  
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

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  
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

夷子二本故也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接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也。又曰愛無差等施

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

夫音扶  
下音  
匍音蒲  
匐音北  
反

三十一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一  
章

王去聲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  
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

喪去聲

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  
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

失音扶

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

與平聲

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

為與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乘去聲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  
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

疆上聲

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

女音汝

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

為去聲

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

舍上聲

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

再乘也。疆而後可嬖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



反必二

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發矢不能也實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

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揚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而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子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

焉於虔反冠去聲

女音汝

正者妾婦之道也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

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

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

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

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

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

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

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入者如土則執維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也

三

傳直戀反質與同誓同下



月魚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曰士之失

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

粢。盛夫人登纁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

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

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

弔乎。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歲

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二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

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

殺也。血所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

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

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

盛音成  
纁素刀  
反

武永  
反

為去聲  
下同舍  
上聲

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

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

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

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

類也。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官之國。齊魯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不仕。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

家。於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夏問

曰：後世數千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

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

丙音酌  
隱去逆  
反  
惡去聲

更平聲

兼從皆  
去聲傳  
直戀反  
簞音丹  
食音嗣



延面反

乎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養補不足。則

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士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

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

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

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

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

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

平聲

可食而

食食志

功之食

皆音嗣

下同

場武安

及子食

食亦音

嗣

惡去聲

人於此。毀瓦畫墻。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

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場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墻。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萬章。孟子子弟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

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

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牛葛伯食之。又不以

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

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

遺唯李

反盛音

成往為

之為去

聲饋食

酒食之

食音嗣

要平聲



餽式亮

為去聲

以黍稷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毫衆湯之民其民葛而餽之書曰葛伯仇餽此之謂也

民也授與也餽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餽言與餽者為仇也為

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

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

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

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斲萊其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

其魚鼈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後不為臣東征綏厥

士女匪厥厥文善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

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篳

食音嗣樂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而已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

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經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

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于之疆則取

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

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不行王政云爾苟行

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

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

食音嗣



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胜曰

與平聲

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

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

咻音休

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

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

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戴不胜宋臣也齊語齊人

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獄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

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

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

義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味仕於其國者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

干木險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

辟去聲內與納同

迫斯可以見矣段于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一人而一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己甚過甚也迫

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

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

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

之嘗是時陽貨先嘗得不見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名孔子來見

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瞰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

謂先來加禮也曾子曰魯有諂笑病子夏畦子路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瞰音勘

曾虛業反



反 叔 奴 音

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魚肩竦體諛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

去上聲

病勞也夏睡夏月治睡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睡之人也未同而言與入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然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一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輒往而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止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汗賤而可耻 ○載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來

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

反 攘 如 羊

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

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

待來年然後已 如知其非義斯遠已

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好去聲 下同 去聲

皆稱天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

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

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

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管窞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

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

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

土而居之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汎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

壞音怪

淫音降 又胡貢 胡工二 反 道側魚 反



天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圃使民不得衣食邪

說暴行又作園圃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

之身天下又大亂暴君謂夏大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

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

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不顯哉文王誅丕

承故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

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

父者有之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

行去聲  
下同  
蒲內反

相去聲  
奄平聲

有作之  
有讀為  
又古字

之筆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議揚朱墨翟之言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不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庶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

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幾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宥有肥肉廄有

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揚

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

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楊朱但知愛身

橫去聲

為去聲

圍皮表  
反



爲去聲

復扶又

而不復知有殺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爲此懼閉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閉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子學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

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弁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

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

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

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諷解見前篇辭者說之

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東狄暴戾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排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不得已之故哉

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

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排詖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自足是以帶

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

有李膾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

行好皆去聲

於音鳥下於陵

同音音曹四音



宴

聲薄厄

反惡平

聲吻音

引

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螻蟻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

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齊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也蚓蚯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蚯蚓之無求於世

然後可以為廉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

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

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

知也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亂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曰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纆以易之也辟纆也纆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

與平聲

夫音扶

辟音壁

纆音盧

蓋音閣

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

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

其兄生鱖者已頰頰曰惡用是鮓鮓者為哉他

日其母殺是鮓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鮓鮓之肉也出而哇之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米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鮓鮓

賦聲也頰頰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

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

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

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

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蚯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

辟音避  
頰與纆  
同頰與  
感同子  
六反惡  
平聲鮓  
魚一反  
哇音蛙



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六



